

集部

南軒集卷八

宋 張栻 撰

表

謝太師加贈表

日月昭回燭孤忠於既沒風雷鼓動詔卹典於無窮藐然遺孤重於隕涕中謝伏念先臣早趨列著即值多難痛陵廟之莫扶嘆簪紳之自保以為寇讐若此豈臣子之遑安義理所存何利害之足計會真人之勃起先百

辟以駿奔奉命於危機洶湧之秋投軀於衆難紛紜之際以至進登揆路盡護戎車不憂醜虜之方張惟懼人心之不正炳若丹青之誓率兹縞素之師雖蒙神聖之深知亦致姦邪之横疾擯居炎服中逾二紀之更敢意餘齡復際重明之運竊窺睿緼思復祖疆願畢効於精誠冀平清於氛祲而割地奉讐之論起合黨締交之謀深修邊備則指為費財講武功則目為生事妄擬偷安於歲月曾微却顧於興衰非惟沮先臣之為實乃傷陛

下之志鑠金成市卒賴保全易簀餘哀空存感慨悵歷時之寖久忽當饋以興思中旨顯頒襃章具舉既極上公之貴復稽節惠之文人知忠義之榮莫不競勸士喜是非之定少緩私憂固將垂訓於邦家豈但增光於泉壤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勤儉法禹聰明繼堯緯武經文不暫忘於宗祏彰善癉惡用允若於天心敷揚舊勲表厲在服誦温言之曲盡仰至意之旁孚臣猥以承家極兹追往奉牲以告知神理之來歆聚族而謀念上恩之

冐報惟慕先臣之許國力圖後日之捐身

嚴州到任謝表

奉詔中陛分符近邦已見吏民歌頌條教中謝伏念臣禀資不敏涉道未深誦編簡以窮年粗守趨庭之訓雖江湖之屏迹敢忘向日之心藐兹憂患之餘時軫記憐之舊既將詳試以民事又使密邇於行都賜對彤庭曲形眷奬辭闕未更於積日驅車已届於新封仰在望之雲天依歸冐已顧來迎之父老責望謂何此蓋伏遇皇

帝陛下勇智繼湯聰明法舜謂意誠心正澄源雖自於
朝廷然本固邦寧共理亦資於牧守夫何遷贛乃預選
掄惟是此方素稱瘠土而其輸賦獨重他州編居半雜
於山林稔歲猶艱於衣食觀其生理良足興嗟臣謹當
咨訪里閭推原根本悉陳利害之實仰冀恩澤之流視
民如傷用體大君之德意為國以禮更思先聖之格言

靜江到任謝表

還之寓直假以价藩祗服訓詞已臨官次伏念臣禀資

甚戇涉理未深徒以蚤被於教忠故亦粗知於守義頃由即省入侍經帷方聖主之有為思延忠讜愧下臣之末學無補高明居然十載之間負此素餐之責獨有孤危之迹上塵覆護之私終畀便州使歸故里甫及瓜期之近更叨改命之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愛養人才重惜名器謂臣鈍不生事或可責以撫摩察臣愚無它腸示不忍於捐棄惟是桂林之地夙專制閫之權盡護邊蠻南極嶺嶠深虞綿薄莫副使令臣敢不思既厥心克

共于事奉法循理期躬率於遐方和衆安民用仰承於

皇武

江陵到任謝表

便私有請已媿乘軺改命彌優又叨分閫仰承德意既

見吏民中謝惟全楚之上流實皇家之要屏居吳蜀之

會屹形勢之相關控襄沔之衝渺規摹之甚遠自戎馬

平寧之後亦歲時閱歷之多田土膏腴莫盡新耕之利

人煙蕭瑟靡聞舊觀之還既富庶之未臻諒恢圖之難

濟孤聖主有為之志虛輿人望治之心謀帥之艱于今
尤甚豈茲遴選乃及微臣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明並日
中仁同天大念臣服於先訓亦有意於捐軀謂臣守其
愚忠或可望以立事肆加明試不忍遐遺臣敢不務集
衆思勉圖來効事君以勿欺為主期利害之實閒禦侮
以得民為先當本根之力護庶幾毫髮仰荅乾坤

進職因任謝表

內閣分華進其寓直介藩因任錫以賛書既眞遂於終

辭凛不知夫所措臣𠀤誠惶誠懼頓首伏念臣昨承人乏來守嶺隅忽坐閲於兩秋亦既殫於五枝所賴旁流之惠澤故兹少息於疲甿吏於其間謾因以免敢希誤寵何有微勞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以大有為之資行不忍人之政遠邇一視直傳太上之心賞罰至公悉聽國人之論惟臣不敏昌稱所蒙況聞前哲之言多畏居官之久非人情狃習之為慮實已志怠忽之難防其幾弛於方寸之間則害及於一路之廣返復以念經營莫寧

敢不履薄臨深益思謹於佚度庶幾積銖累寸或不玷於皇明

謝除秘閣修撰表

臣某言先在廣西任日伏蒙聖恩除臣秘閣修撰尋具辭免奉聖旨不允已祗受誥命者奉藩何補坐費三年進律之褒乃蒙再命控忱辭而莫獲揣小己以增羞中謝伏念臣鈍質無堪孤蹤難植備保鄣於遠服凛危懼之百懷惟仰恃於聖明勉自殫其心力班超之策但守

於平平陽城之書固耳於下下豈期眷奬荐賜寵光俯於塵坌之餘生俾隷蓬萊之高選超踰若此報稱謂何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器使羣才光被四表顧未忘於簮履之舊尚念顓愚將示勸於收圉之臣姑從愧始榮踰華袞愧甚循墻臣敢不勉務朴忠仰承德意始終一節期不負於素懷驅馳四方敢或憚於煩使

謝侍講表

拜命中宸執經西學雖踵熙朝之故事實為儒者之至

榮莫遂懇辭惟深惕懼臣某云云竊以剛健篤實易稱多識之功緝熙光明詩著仔肩之義蓋典學所以建事而治國始乎修身厥惟哲王乃燭大本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光勤儉政用中和從善君轉圜每盡謙虛之道臨民如御馬居懷兢業之思念六籍之格言為百王之要範將求鴻碩與共講論顧臣何人亦預茲選臣敢不樸忠自許古義是研勉殫夙夜之誠庶幾千慮儻有涓埃之補少荅大恩

謝賜冬衣表

出笥分珍在廷均賜方此御冬之始俱懷挾纊之温中謝兹蓋伏遇皇帝陛下子視庶民天臨羣下遇之有禮俾知臣節之恭豈曰無衣獨覺君恩之重臣等敢不力圖其報仰稱所蒙惟公爾以忘私庶服之而無斁

賀郊祀表

率時陽復式展泰壇配我思成有嚴熙事中賀竊攷前王之典莫先上帝之郊明德惟馨匪備物之為貴精意

以饗本一誠以潛道必知禮樂之原斯格髙升之應恭惟皇帝陛下躬行舜孝業廣禹勤守位曰仁允賓祖宗之訓應天以實克單夙夜之心茲舉彌文益昭順福神靈來燕穆然聲氣之交服采駿奔儼若豆籩之薦吏旁流於沛澤用永錫於烝黎臣等幸備邇聯豫承明祀體宸中之寅畏敢怠交修仰帝命之昭融庶幾無斁

賀冬至表

律應中聲候迎長景宜人神之贊喜輔宗祏以儲休中

賀

恭惟皇帝陛下重堯之華行禹之智顲俊以尊上帝斂福而錫庶民周典是遵待彼陰陽之定義文默玩見夫天地之心臣叨奉藩條阻陪班綴天子萬壽敢忘歸美之誠王者三徵願廣好生之德

遺奏庚子二月初二日

臣再世蒙恩一心報國大命至此厥路無由猶有微誠不能自已伏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慈公天下之理永清四海克輩丕圖臣死之日猶生

之年

經筵講議

二南之詩聖人示萬世以制治之本源乃三百六篇之綱要如易之首乾坤然葛覃次於關雎盖述后妃雖貴不可忘其初處宮室之中而思其在父母家之時居富貴之位而念夫女工之勞感時撫事而因以起其歸寧之心思其節儉敦本孝愛恭敬薫然見乎其辭反復誦詠之則可以得其趣矣一章思夫在父母之時方春葛

延蔓于中谷維葉萋萋然其始茂也黄鳥聚于灌木其鳴喈喈然其甚和也誦此章則一時景物如接吾耳目中矣二章維葉莫莫則是葛旣成而可采之時也於是言其刈穫之以為絺綌如此服之無厭也蓋躬其勤勞而身之則安耳誦此章則其敦本之意可見矣三章言其因是以思其父母告師氏以言歸汙治其燕私之服澣濯其朝見之衣害澣害否言何者當澣何者當否治其衣服蓋欲以歸寧父母也誦此章則其孝愛恭敬與

夫節儉之意又豈不薫然於言辭之表乎古者雖后妃之貴亦必立之師傅以詔之故此詩言歸必首以告師氏而左氏傳亦謂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則知師傅之職所以朝夕輔導之也法家拂士非惟人主不可一日無在后妃亦然誠以人心易動貴驕易溺處其極而無所畏憚則其可憂將有不可勝言者是以古之明君與其后妃相與夙夜警戒而不敢少忽乎此也臣嘗考周家建國自后稷以農事為務歷世相傳其君子則重稼穡

之事其室家則躬織紝之勤相與咨嗟歎息服習乎艱難詠歌其勞苦此實王業之根本也如周公之告成王其見於詩有若七月皆言農桑之候也其見於書有若無逸則欲其知稼穡之艱難知小人之依也臣以為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乎此夫治常生於敬謹而亂常起於驕肆使為國者而每念乎稼穡之勞而其后妃又不忘乎織紝之事則心不存焉寡矣何者其必嚴恭朝夕而不敢怠也其必懷保小民而不敢康也其必思天

下之飢寒若已飢寒之也是心常存則驕矜放肆何自而生豈非治之所由興也歟美哉周之家法也聖哲相繼固不待論而其后妃之賢見於簡編太王之妃則姜女也而文王之母則太任妃則太姒而武王之后乂邑姜也胥助其君子焦勞于內以成風化之美觀后妃則太王文武之德可知矣以此垂世而其後世猶有若幽王者惑褒姒而廢正后以召犬戎之禍而詩人刺之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蓋推其禍端良由稼穡織紝之事

不聞於耳不動於心以至於此故豳服之無斁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興豳休其蠶織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衰其得失所自豈不較著乎以是意而考秦漢以下其治亂成壞之源皆可見矣

講畢臣栻復進曰臣觀三代令王必知稼穡之艱難其后妃必知織紝之勤勞惟其身親之視民如傷其心誠痛切也後來只為不知艱難故都不省察但見目前一事之辦一令之行不知百姓流離困苦于下所以漢唐

妄為興作之君多在中葉良由不知艱難所致周公作七月反復只說農桑作無逸只說稼穡之艱難要得成王胷中了然都知許多辛苦曲折自然朝夕敬畏惟恐失民心下情通達凡事不敢草草其治所以安固長久天生民以立君非欲其立乎民之上以自逸也蓋欲分付天之赤子而為之主人主不以此為職分以何為職分人主不於此存心於何所存心若人主之心念念在民惟恐傷之則百姓之心自然親附如一體若在我者

先散了此意思與之不相管攝則彼之心亦將泮渙而離矣可不懼哉自古帝王為治皆本乎此後世興利生事之臣先毀薄此論謂之陳腐亦無怪其然蓋須指此為陳腐則彼興利生事之說方得而進臣嘗譬之飢必食穀粟渴必飲水漿此語似乎陳腐然飢須食穀粟渴須飲水漿不可易也若以此為陳腐却求吸風飲露之計寧有是理人主不可以不察臣又嘗觀後世兩種議論或云小害無傷或云要得立事擾人不恤何臣以為

此等議論乃壞國家元氣毒藥上云王安石謂人言不足卹所以誤國事臣栻請破前此二者說臣嘗為州郡備見百姓利害百姓甚易擾動未論州郡所行只如知縣妄行出一文字鄉閭擾害百姓有不可勝言者何況以朝廷之勢臨之若一事偶未審草草行出外間受害又何可以數計百姓被困毒得聞於人主之前者有多少間隅其受害已不少矣然則豈可謂小害無傷濟大事必以人心為本若未曾做得一毫事先擾百姓失却

人心是將立事根本自先壞矣烏能立哉然則豈可謂要立事擾人不柰何人主又豈可不察然而又有一等頹惰苟且之論借養民之説却是要玩歲愒日都無所為此反害正論臣所論先王養民之政葢其所施行具有本末先後正合朝夕講究以次行之非是恬然不為臣栻又進曰古人論治如木之有根如水之有源言治外必先治内言治國必先齊家須是如此方為善治臣適論成周家法自漢唐以來家法之美無如我宋臣嘗

考四后之德其立甚正終為宗廟社稷之福光獻曹太后方英宗之初有功社稷宣仁高太后致元祐之治號女主中堯舜欽聖向太后建中靖國之初有功社稷欽慈孟太后靖康建炎間社稷之功又冠前古以此知本朝之家法何媿三代實子孫萬世無窮之法

啓

謝宰執啓太師加贈

仰祇明詔追述遺忠惟聖主明燭無疆莫掩中天之照

而大臣言乃底績豈無前席之陳孤生藐然有涕滂若
永言先父之志奥自靖康而來蓋以為天理所安期沒
身而後已人臣之義不與賊以俱生國餘三戶而可以
亡秦田有一成而卒能祀夏苟精誠之自竭豈利鈍之
逆知惟其不渝是以克濟若謀國懷畏懦之見則事仇
甘陵夷之歸妄希一日之安莫思千載之恥三綱不振
萬事曷成破若丹心歷多艱而愈厲凜乎白首曾孤立
以奚傷痛易簀之有言恨枕戈之未遂孰謂閲時之久

忽形當宁之思肆命有司昭加卹典焚中山之篋既空讒慝之羣祭曲江於家益懋始終之眷而平章僕射相公扶持公論翌贊化原想夫正色於朝蔚有沃心之助致此休命賁于幽扃豈私門以為榮實吾道之增重某奉書而告追往更深記先友以示方來所願勳名之懿銘上恩而思報効敢忘忠義之傳

答周漕啓

伏審持節載驅褰帷來蒞送以禮樂上資周度之闓雖

則劭勞民有安居之託共惟某官以敦厚之禀負通達之才學道愛人夙著撫循之實正身率下更高剌舉之風眷此南湘實爲巨屏湖山清遠昔稱控制之雄户口浩穰尤覺賦輸之劇雖故歲之幸稔尚前歉之未償正資惠存以底安裕儻官吏之奉法自民俗之蒙休激濁揚清即聽公平之論圖事揆策旋歸獻納之班某久寓是邦便同舊里方衙門之自屏喜廣蔭之可依染翰見貽先辱瓊瑶之贈造門不遠行修桑梓之恭

答胡提舉啓

伏審持節載驅褰帷來屆送以禮樂主賓周度之閒雖則劬勞民有安居之託伏惟提舉郎中以踈明之稟負通達之才執法漢庭夙著平反之譽觀風周道已聞忠厚之言載惟推擇之公實寄丁寧之旨蓋念茲土重罹歉菑尚遠食新之期居多仰哺之衆是勤賢德來布上恩正茲捄患之時何異拯焚之急儻誠心惻怛惟恐一夫之傷則惠澤周流自然千里之及政施有序風動可

期既寛宵旰之深憂且召豈年之和氣遂因成績入步要津某昨辛朝班數瞻風宇方衙門之自省喜廣蔭之可依恭翰見貽先辱瓊瑶之贈造門不遠行修桑梓之恭

答柳嚴州啓

奉詔牧民方待臨川之次蒙恩易郡吏叨桐水之除自揆初心敢忘素守已上奉祠之請輙辭乘傳之行豈不知在今此州實拱行闕仰雲天之在望知日月之可依

地望旣隆民俗且簡几席枕湖山之上簿書雜魚鳥之間前瞻文王之風流尚想子陵之節槩叨逾過分夫復何言然杲方玆退伏於里閭且欲從容於學問斯未能信敢言輕試於治人道之難明祗合靜求於在已庶幾有得不辱其先日冀大君之仁俯從小已之願豈謂山川之阻忽勤魚素之頒敢占蕪辭少叙鄙意恭惟知府朝議以德履之甚茂全才脱之有餘惟自處期忠厚之歸故所至以牧養為事翺翔中外益著聲猷詠中和之

詩已騰聲於近服陳治安之策即趨對於明庭果未諧
光覩之期徒負告新之意敢借偃藩之樂少留坐嘯之
娛秋律既深霜飈愈厲願體眷毗之厚益精調護之宜
贍頌之深敷宣罔旣

答胡參議啟

空冀北之野昔知人物之英佐湖南之軍今喜風猷之
近辱書先及佩意惟深伏惟某官以渟泓之資富通明
之學持心近厚蔚聞平讞之風正色不求雅有安恬之

樂惟瀟湘之都會控江漢之上流溪山阻深户口繁夥雖民安俗阜必資元帥之得人然川泳雲飛亦頼嘉賔之賛畫是煩著德來慰輿情諒坐席之未温即蜂車之趨駕某深惟亡補退切自修好語見貽知有斷金之義從游在即更歌伐木之詩

答翟通判啓

德門雅望聖世美才久更踐於民情益推高於吏治出分屏軾尚淹半刺之權入佩荷囊行被九重之眷知有

斷金之義偶同退鷁之飛遠勤專价之臨重辱長城之
貺褒揚過實展讀愧慚千里叙情所愧非子雲之筆札
一時仰德未由披彦輔之雲天瞻頌之深敷宣罔旣

答竹道判啓

義形辭色識辨安危惟險阻之備嘗宜功名之立致豈
期歲月之久尚爾淹遲乃於州縣之間更煩關決須自
吳門之別繼為南楚之歸罷𥠖雖勤書辭莫及知有斷
金之義偶同退鷁之飛兹承專价之臨首辱朋緘之問

辭旨敷暢展讀再三事理分明惟知感歎騏驥伏櫪無忘驤首之時鵰鶚在天更看冲霄之翼

答嚴州州縣官啓

南為祝融客方自屏於江湖郡枕子陵溪忽起分於符竹雖公朝之不棄在私義之未遑盍退而治已尚多缺然則出而臨民其敢率爾輒上祠宫之請且惟編簡之求豈期薫慈遠貽慶問三復辭情之美益增顔面之懟恭惟某官論議該深見聞卓異素所畜積蔚為瑚璉之

珍暫爾淹遲莫掩斗牛之氣未遂同僚之幸徒勤仰德之懷愧感之深敷宣罔既

答呂太傅啓

兹蒙薰慈委貺牋翰不為華藻無非忠信之言歷舉大猷備著切磋之義詠味數過感藏至深伏惟某官世德相傳天資甚茂立志靡追於時好行身力慕於昔賢暫分典於泮宮益養成於遠器某相聞雖久既見未遜永惟事道之難莫若求人之要考麗澤之象正資講習之

功誦伐木之詩益見和平之助顧驅車之浸邇知傾蓋之可期所忻有過之必聞庶或臨民之寡悔

答游廣文啓

竊惟北闕分教南邦出御史之名門先聲已著羣諸生於泮水講席方嚴伏惟某官文采蜚英豈弟從政蓄於平素既以致遠為心見于施為當有躬行之實念兹都會夙多俊良正資教養之功庸底作成之盛識其大者豈誦說云乎哉何以告之亦仁義而已矣某一違風采

三易歲華忻聞徒御之臨首拜牋辭之辱自慚短翰曷報勤渠即聽名言少慰孤陋

田嚴主簿啓

發策大庭蜚英儁軌所論不詭公言允孚惟皇家設科本收多士之用而君子從仕豈為一身之謀故官無尊卑而報國則均事無大小而行志則一方覬遠業以慰輿情先辱貺於辭牋徒增深於感抱

答新及第啓

茲審承恩天陛拜慶親庭閭里知榮士友增慰惟策名委質當思忠義之勉圖而學道愛人豈其利祿之是慕願擴昔賢之志永為鄉國之光

答新舉人啓

伏承起從里選遂與計偕顧茲勸駕之初是乃策名之漸惟國之取士豈將富貴其身而士之逢時盡屬忠嘉之節行觀大對用卜遠圖願希董子之奏篇更加剴切毋若公孫之曲學徒取譏羞輒因報貺之辭少致贈言

之義敢宣罔旣悚惕增深

答新舉人啓

茲審起從里選榮與計偕惟蘊積之素充宜發揮之有漸待時而動豈為干祿之云正學以言斯乃事君之始蔚辭章之辱貺惟推轂之何功報贈不文謹藏為好

謝生朝啓

歲晚而思益艱蓋重蓼莪之感齒長而學不進更深伐木之求方涓佇於良規乃忽厪於善頌意則厚矣吾惟

闕然敢云初度之光實積中心之媿

南軒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南軒集卷十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宋鎔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録監生臣朱繢曾

南軒集卷九

宋 張栻 撰

記

静江府學記

國朝學校徧天下秦漢以來所未見也桂林之學自唐大歷中觀察使李昌夔經始于郊而熙寧中徙于郡城東南隅乾道二年知府事張侯維又以其地堙陋更相爽塏得浮屠廢宫實故始安郡治請于朝而遷焉侯以

書來曰願有以告于桂之士杲惟古人所以從事於學者其果何所為而然哉天之生斯人也則有常性人之立于天地之間也則有常事在身有一身之事在家有一家之事在國有一國之事其事也非人之所能為也性之所有也弗勝其事則為弗有其性弗有其性則為弗克若天矣克保其性而不悖其事所以順乎天也然則捨講學其能之哉凡天下之事皆人之所當為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人事之大者也以至於視聽

言動周旋食息至纖至悉何莫非事者一事之不貫則
天性以之陷溺也然則講學其可不汲汲乎學所以明
萬事而奉天職也雖然事有其理而著於吾心心也者
萬事之宗也惟人放其良心故事失其統紀學也者所
以收其放而存其良也夏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飲理之
所固存而事之所當然者凡吾於萬事皆見其若是也
而後為當其可學者求乎此而已嘗竊怪今世之學者
其所從事往往異乎是鼓篋入學抑亦思吾所謂學者

果何事乎聖人之立教者果何在乎而朝廷建學羣聚而教養者又果何爲乎嗟夫此獨未之思而已矣使其知所思則必竦然動于中而其朝夕所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視聽言動之間必有不得而遁者庶乎可以知入德之門矣某也不敏何足以啓告於人辱侯盛意勉爲之書

袁州學記

淳熙五年秋八月某來宜春至之明日州學教授李中

與州之士合辭來言宜春之學自皇祐中太守祖無擇實始為之今百有二十五年矣中更兵革廢而復興惟是庳陋弗克稱至于今守乃慨然按尋舊規首闢講肆之堂立稽古閣於堂上生師之舍皆撤而一新之將告成而君俟適來敢請記以詔多士某謝不敏則請益堅乃進而告之曰先王所以建學造士之意亦嘗考之乎惟民之生其典有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是也而其德有四仁義禮智是也人能充其德之所固有以率

夫典之所當然則必無力不足之患惟人之不能是也故聖人使之學焉自唐虞以來固莫不以是教矣至于三代之世立教人之所設官以董涖之而其法益加詳焉然其所以為教則一道耳故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嗟夫人倫之在天下不可一日廢廢則國隨之然則有國者之於學其可一日而忽哉皇朝列聖相承留意教養所以望於多士甚厚三代而下言學校之盛未有若此時也然則教於斯學於斯者其可不深

考先王建學造士之本意而勉之乎惟四德之在人各具於其性人病不能求之耳求之之方載於孔孟之書備有科級惟致其知而後可以有明惟力其行而後可以有至孝弟之行始乎閨門而形於鄉黨忠愛之實見於事君而推以澤民是則無負於國家之教養而三代之士風亦不越是而已嗟乎可不勉哉於是書以為記令守名杓實某之弟也是月庚戌記

邵州復舊學記

慶歷中天子詔天下都邑皆得立學邵州去王畿數千里於時亦為學以應詔旨而學在牙城之中左獄右庾庳陋弗稱治平四年駕部員外郎通判永州周侯敦頤來攝郡事始至伏謁先聖祠下起而愀然乃度高明之地遷于城之東南及其成帥士若行釋菜之禮以落之今祠刻具存可考也惟侯唱明絕學于千載之下學者宗之所謂濂溪先生者在當時之所建立後之人所宜謹守以時修治而貽之無窮可也顧今僅百有餘年而

其間興壊之不常甚至於狥尋常利便之説徙就他所甚失推崇先生長者流風遺澤之意而於學校之教所害亦已大矣乾道九年知州事胡侯華公歎息其故與學教授議所以復之者轉運判官提舉學事黄侯洧間之頗捐緡錢以相其事於是即治平故基而加闢焉祠祭有廟講肄有堂棲息有齋前後樓閣翬飛相望下至庫庾庖湢無不備具而民不知其費不與其勞遣使來請記某以為春秋之義善復古者是誠可書也然嘗考

先王所以建學造士之本意蓋將使士者講夫仁義禮智之彝以明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以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事蓋甚大矣而為之則有其序敎之則有其方故必先使之從事於小學習乎六藝之節講乎為弟為子之職而躬乎洒掃應對進退之事周旋乎俎豆羽籥之間優游乎絃歌誦讀之際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齊其耳目一其心志所謂大學之道格物致知者由是可以進焉至於物格知至而仁義

禮知之彝得於其性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皆以不亂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宜者此先王之所以教而三代之所以治後世不可以跂及者也後世之學校朝夕所講不過綴緝文辭以為規取利禄之計亦與古之道大戾矣上之人所以教養成就之者夫豈端為是哉今邵幸蒙詔旨得立學宫而周先生實經理其始又幸而得復其舊於已廢之後士者游於其間盍試思夫當時先生所以望於後人者其亦如後之學校

之所為乎抑將以古之道而望之也往取其遺書而讀之則亦可以見矣於是而相與講明以析夫義利之分循古人小學大學之序如前所云者勉之而勿舍則庶幾為不負先生經始期望之意而有以仰稱上之人教養成就之澤今日之復是學斯不為虛設矣學故有二記其一治平五年湖北轉運使孔侯延之之文蓋為周先生作也其一紹興二十三年武夷胡子宏之文雖不詳學之興廢而開示學者為仁之方則甚明皆足以傳

後其不敏幸以淺陋之辭列於二記之次實榮且愧云

淳熙元年三月癸巳

郴州學記

維三代之學至周而大備自天子之國都以及於鄉黨莫不有學使之朝夕優游於絃誦詠歌之中而服習乎進退揖遜之節則又申之以孝弟之義為之冠昏喪祭之法春秋釋菜與夫鄉飲酒養老之禮其耳目手足肌膚之會筋骸之束無不由於學在上則司徒揔其事樂

正崇其教下而鄉黨亦莫不有師其教養之也密故其
成才也易士生斯時藏修游息於其間誦其言而知其
味玩其文而會其理德業之進日引月長自宜然也於
是自鄉論其行而升之司徒司徒又論之而升之國庠
大樂正則察其成以告于王定其論而官之其官之也
因其材之大小葢有一居其官至于終身不易者士修
其身而已非有求於君也身修而君舉之耳夫然故禮
義興行人才衆多風俗醇厚至於斑白者不負戴於道

路而王道成矣國朝之學視漢唐為盛郡縣皆得置學郡有教授以掌治之部刺史守令佐又得兼領其事亦既重矣而士之居焉者大抵操筆習為文辭以求應有司之程耳嗟乎是豈國家所望於多士之意哉雖教養之法疑若未盡復古然為士者豈可不思士之所以為士者果為何事也哉郴故有學迫于城隅湫隘不治知州事薛彦博通判州事盧週教授吕鑑始議遷改因得浮屠廢宮江山在前髙明爽塏廼徙而一新之郡之士

相與勸率以助資後甫踰時而迄成焉來屬某願有記某惟先王之於學所以勤勤懇懇若飲食起居之不可須臾離者誠以正心修身齊家治國以至於平天下未有不須學而成者實生民之大命而王道之本原也然而學以何為要乎孟子論三代之學一言以蔽之曰皆所以明人倫也大哉言乎人之大倫天所叙也降衷于民雖獨無是性哉孩提之童莫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莫不知敬其兄而夫婦朋友之間君臣之際禮儀三百

威儀三千無適而非性之所有者惟夫局於氣稟遷於物欲而天理不明是以處之不盡其道以至於傷恩害義者有之此先王之所以為憂而為之學以教之也然則學之所務果何以外於人倫哉雖至於聖人亦曰盡其性而為人倫之至耳嗚呼今之學者苟能立志尚友講論問辯而於人倫之際審加察焉敬守力行勿舍勿奪則良心可識而天理自著馴是而進益高益深在家則孝弟雍睦之行興居鄉則禮遜廉恥之俗成一旦出

而立朝致君澤民事業可大則三代之風何遠之有豈不盛歟又豈可不勉歟學之成實乾道四年春二月

桂陽軍學記

桂與郴地相接近歲㓹𣅜紛擾之後甫及安定郡各建學以館士亦可謂知務矣郴學之成某嘗為之記而桂之士復以請於是告之曰嗟夫學之不可不講也久矣今去聖雖遠而微言著於簡編理義存乎人心者不可泯也善學者求諸此而已雖然聖賢之書未易讀也葢

自異端之說行而士迷其本真文采之習勝而士趨於蹇淺又況平日群居之所從事不過為覔舉謀利計耳如是而讀聖賢之書不亦難乎故學者當以立志為先不為異端訹不為文采眩不為利祿汩而後庶幾可以言讀書矣聖賢之書大要教人使不迷失其本心者也夫人之心天地之心也其周流而該徧者本體也在乾坤曰元而在人所以為仁也故易曰元者善之長也而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禮曰人者天地之心

也而人之所以私偽萬端不勝其過失者梏於氣動於欲亂於意而其本體以陷溺也雖曰陷溺然非可遂殄滅也譬諸牛山之木日夕之間豈無萌蘖之生乎患在人不能識之耳聖賢教人以求仁使之致其格物之功親切於動靜語默之中而有發乎此也有發乎此則進德有地矣故其於是心也治其亂收其放明其蔽安其危而其廣大無疆之體可得而存矣此學之大端也然則其可一日而不講乎願與諸君共勉焉學之成乾道

己丑歲三月也為之者知軍事趙公瀚教授劉允迪也

欽州學記

安陽岳侯霖為欽州之明年政通人和乃經理其州之學悉易故之庳陋廟堂齋廡次第一新俾來謁記夫未暇也又明年其學之教授周去非秩滿道桂復以侯意來請且曰欽之為邦僻在海隅地近鹽而俗尚利逢掖之士蓋鮮有焉惟侯不敢以其陋而鮮加忽也故新其學以勸之且求一言以示後庶或有起也某於是而歎

曰是可書也已夫所為建學者固欲其士之衆多也今夫通都大邑操觚習辭發策決科肩摩袂屬必如是而後謂之多士乎哉殆未然也夫寡國鮮士亦何病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之質者焉其成就與否則係乎學與不學而已學也者所以成才而善俗也今欽雖僻而陋也其士雖鮮也然其間亦豈無忠信之質者乎無以揭之昌其昭之無以導之昌其通之為之嚴學宮於此詳其訓迪以夫人倫之教聖賢之言行薫濡之以漸由耳目

以入其心志其質之美者能不有所感發乎有所感發則將去利就義以求夫為學之方而又以訓其子弟率其朋友則多士之風豈不庶幾矣乎異時人才成就風俗醇美其必由侯今日之舉有以發之請刻記于學以俟淳熙四年甲午

雷州學記

廬陵戴君為雷州之明年以書抵某曰雷之為州竊服嶺而並南海士生其間不得與中國先生長者接於聞

見為寡而其風聲氣習亦有未能遽變者某惟念所以善其俗宜莫先於學校而始至之日謁先聖祠則頹然在榛莽中用不敢遑寧乃度郡治之西有浮屠廢宫撤其地少下而得山川之勝殿堂齋廡輪奐塏几所以為學宫者無一不具用錢一千萬既成則延其長老集其子弟而語之以學之故某之心亦庶幾其壓者顧不鄙為記以詔之予嘗觀孟子論王政其於學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而後知先王所以建庠序之意

以教之孝悌為先也申云者朝夕講明之云耳蓋孝悌者天下之順德人而興於孝悌則萬善類長人道之所由立也譬如水有源木有根則其生無窮矣故善觀人者必於人倫之際察之而孝弟其本也然則士之進學亦何遠求哉莫不有父母兄弟也愛敬之心豈獨無之是必有由之而不知者盍亦反而思之乎反而思之則所以用力者蓋有道矣古之人自冬溫夏凊昏定晨省以為孝自徐行後長者以為弟行著習察存養擴充以

至於盡性至命其端初不遠貴乎勿舍而已今使雷之士講明孝弟之義於是學而興行孝弟之行於其鄉則雷之俗其有不靡然而變者乎豈特可以善其鄉充此志也放諸四海而準可也然則戴君之所以敎者宜莫越於是矣乃書以寄之乾道六年七月十日

雷州學記

淳熙四年秋知雷州李侯以書來告曰雷舊有學宫比歲日以頹壞今焉嘗治一新願請記以詔其士且希白

先生嘗為是州宜公之所加念也惟希白先生實其之曾大父至和元年以殿中丞來守雷州今廳壁題名具存故李侯援以為請然其幸得備帥事于此所當以風教為先務聞雷學之成雖微此請固願有以告也而況李侯之言如此哉嗟乎舜跖之分善與利之間而已矣譬之途焉善則天下之正達而利則山徑之邪曲也人顧舍其正而弗由以自陷於崎嶇荆棘之間獨何歟惟欲蔽之而不知善之所以為善故耳蓋二者之分其端

甚微而其差則甚遠學校之教將以講而明之也故自其幼則使之從事於洒掃應對進退之間以固其肌膚而束其筋骸又使之誦詩讀書講禮習樂以涵泳其情性而興發於義理師以導之友以成之故其所趨日入於善而自遠於利及其久也其志益立其知益新而明夫善之所以為善則其於毫釐疑似之間皆有以詳辨而謹察之如駕車結駟循行正塗所見日廣所進日遠雖欲驅之而使由於徑不可得已故曰少成若天性習

慣如自然此學之功也自學校之教不明為士者亦習於利而已故其處已臨事狥於便安而不知其有非所宜安也於富貴利達志夫茍得而不知其有非所宜得也夫惟狥於便安而志夫茍得則亦何所不至哉間視其所為雖有涉於善事而察其所萌則亦未免出於有所為而然至於挾策讀書亦是意耳終身由之而以為當然是豈人之情也哉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可不畏歟夫後之為治所以不及於古之世而其人才所以

不及於古之人者常在於是然則學校之教其所係顧不重矣哉今李侯既不鄙其士而新其學宮然其所以為教者則又不可以不明也故予獨以善利之說告之使不迷其所趨富之士誠能因予之言如古之學者從事於灑掃應對之際以涵泳乎詩書禮樂之中從師親友久而勿舍將必有能辨之者亦非予言之所能盡也

李侯名㳘字叔茂長沙人

江陵府松滋縣學記

乾道九年冬知江陵府松滋縣事余君彥廣以書來言曰松滋之為邑僻在大江之濵自兵戈以來其鄉廬邑居固不能以復舊而又重以水潦為患淪墊遷徙之餘庶事大抵苟且而學校為尤甚春秋奉祀幾無以障風雨青衿散處莫適所依六年之秋知縣事滕君璪始聚材陶瓦撤其故而更新之首嚴廟象備其彞器已而講肄棲息之所亦以次舉其明年彥廣實來親帥其士者而勸程之又擇其秀者而表厲之吟誦之聲藹如也今

年秋復命甓工結容其地自廟而及門又加黝堊之飾于其棟宇用釋菜之禮以告其成自惟小邑寡民不敢為勞費第積其力時而為之故與滕君相繼四年之間而後訖事顧不鄙為之記以風示邑之士庶幾有以作興焉其念今之為邑者急於簿書期會之報詳於追胥督責之事則云舉其職矣有能慨然於荒寒僻遠之區留意教養如二君之相繼者豈不可貴哉而余君且將求其說以作興其人才顧雖文字荒陋有不得辭也則

為之說曰先王之教其大㫖見於孟氏之書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又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是知學校以明倫為教而明倫以孝弟為先蓋人道莫大乎親親而孝者為仁之本也古之人自冬温夏凊昏定晨省以為孝自徐行後長者以為弟躬行是事默體是心充而達之不使私意間於其間親親之理得而無一物不在吾仁之中孝弟之道有不可勝用者矣試以諗于邑之士孰無事親從兄之心哉誠能相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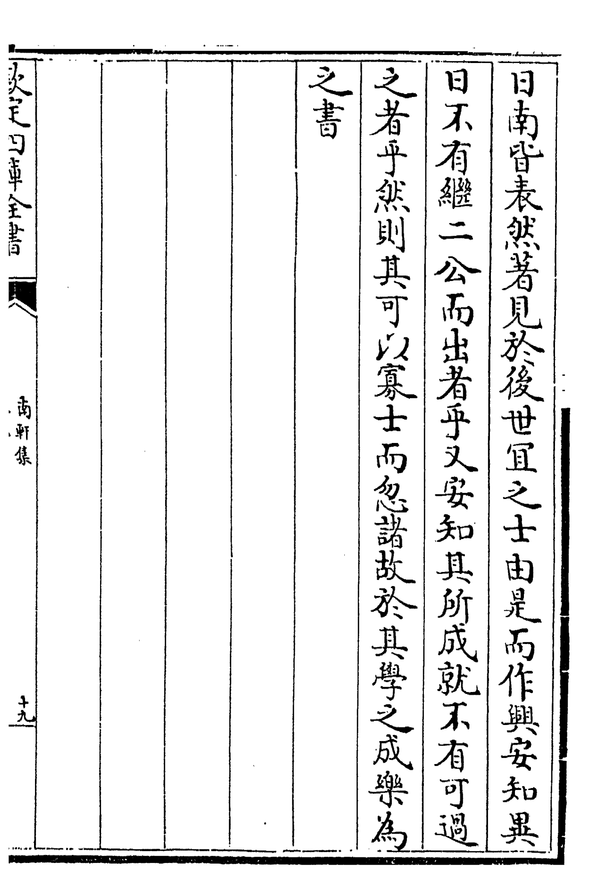
勸勉朝夕講磨以從事乎此然後知人倫之際盡其道為難而學之不可以已也士之從事于此則夫風聲氣俗之所及閭里小民亦將視効而知勸畏威而寡罪以樂趨於淳厚之習然則顧不美與嗟乎是乃先王建學之本意余君今日之所望於多士者宜莫先於此也遂書以寄之淳熙元年正月

宜州學記

淳熙四年某備位廣右帥事以經略司主管機宜文字

韓壁聞于朝曰壁清介豈弟願假守符俾牧遠民詔為宜州便道之官宜為州被邊所控制非一前此為州者日夜究切備禦繕治財賦之不暇莫遑他議韓侯至官既舉其職則慨然念學校委廢議所以修復之蓋積累而後成廟宮既嚴講肄有堂生師有舍門廡庖湢悉具合境人士歎息誦詠伻來請記方韓侯之為是舉也或者竊笑以為在邊州乃不急之務且曰宜故寡士亦何必汲汲為某獨以為不然蓋俎豆之修則軍旅之事斯

循序而不忒教化興行則禍難之氣坐銷於冥冥之中
詩曰旣作泮宮淮夷攸服是有實理非虛言也建學於
此使為士者知名教之重禮義之尊修其孝弟忠信則
其細民亦將風動胥勸尊君親上恊力一心守固攻克
又孰禦焉近而吾民旣已和輯則夫境外聚落聞吾風
者亦豈不感動有以伏其心志柔其肌膚其孰有不順
況於秉彝之心人皆有之竒才之出何間遠邇遠方固
曰寡士然如唐之張公九齡出於曲江姜公公輔出於



曰南晳表然著見於後世宜之士由是而作興安知異日不有繼二公而出者乎又安知其所成就不有可過之者乎然則其可以寡士而忽諸故於其學之成樂為之書

南軒集卷九

南軒集卷十

宋 張栻 撰

記

潭州重脩嶽麓書院記

潭州嶽麓書院開寳九年知州事朱洞之所作也後四十有五年李允則來為請於朝因得賜書藏焉是時山長周式以行義著祥符八年召見便殿拜國子主簿使歸教授始詔因舊名賜額仍增給中秘書於是書院之

稱聞天下紹興初更兵革灰燼十一僅存已而遂廢乾道元年建安劉侯珙安撫湖南旣剗盪夷姦民俗安請則葺學校訪儒雅思有以振起之湘人士合辭以書院請侯竦然曰是固章聖皇帝所以加惠一方勸厲長養以風天下者而可廢乎廼屬州學教授金華邵頴經紀其事未半歲而成大抵悉還舊規某從多士往觀焉愛其山川之勝堂序之嚴裴徊不忍去喟而與之言曰侯之為是舉也豈將使子羣居族譚但為決科利祿計乎

抑豈使子習為言語文詞之工而已乎蓋欲成就人才以傳斯道而濟斯民也惟民之生厥有常性而不能以自達故有賴於聖賢者出而開之是以二帝三王之政莫不以教學為先務至於孔子述作大備遂啓萬世無窮之傳其傳果何與曰仁也仁人心也率性立命知天下而宰萬物者也今夫目視而耳聽口言而足行以至於食飲起居之際謂道而有外夫是烏可乎雖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毫釐之差霄壤之繆此所以求仁之難

必貴於學以明之與善乎孟子之得傳於孔氏而發人深切也齊宣王見一牛之觳觫而不忍則告之曰是心足以王矣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善推其所為而已論堯舜之道本於孝弟則欲其體夫徐行疾行之間指乍見孺子匍匐將入井之時則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於此焉求之則不差矣嘗試察吾終日事親從兄應物處事是端也其或發見亦知其所以然乎誠能默識而存之擴充而達之生生之妙油然于中則仁之大體豈不

可得乎及其至也與天地合德鬼神同用悠久無疆變化莫測而其則初不逺也是乃聖賢所傳之要從事焉終吾身而後已雖約居屏處庸何損得時行道事業滿天下而亦何加於我哉侯既屬某為記遂書斯言以屬同志俾無忘侯之德抑又以自厲云爾二年冬十有一月辛酉日南至右承務郎直秘閣賜紫金魚袋廣漢張某記

堯山灕江二壇記

古者諸侯各得祭其境內之山川山川之所以為神靈者以其氣之所蒸能出雲雨潤澤羣物是故為之壇壝立之祝史設之牲幣所以致吾禱祀之實而交乎隱顯之際誠之不可掩也如此後世固亦有山川之祠而人其形宇其地則其失也久矣夫山峙而川流是其形也而人之也何居其氣之流通可以相接也而宇之也何居無其理而强為之雖百拜而祈備物以饗其有時而應也亦偶然而已耳淳熙二年之春某來守桂按其

圖籍覽觀其山川所謂堯山者蟠據于東氣象傑出環城之山大抵皆石而茲山獨以壤天將雨則雲氣先冒其顛山之麓故有唐帝廟山因以得名而灕江逶迤自城之北轉而東以達于南清潔可鑑其源發于興安與湘江同本而異派故謂之灕而以水媲之凡境内之水皆匯焉以是知堯山灕江為吾土之望其餘莫能班也歲七月彌旬不雨禾且告病先一日齋戒以夜漏未盡望奠于城觀之上曽未旋踵雷電交集一雨三日均浹

四境邦人讙呼穡以大稔伏自念山川為吾土之望而壇壝未立禱祀無所其何以率吾民嚴昭事之意用惕然不敢寧乃俾臨桂縣尉范子文度高明爽塏之地得于城之北疊彩巖之後隱然下臨灕江而江之外正與堯山相直面勢回環表裏呈露對築二壇以奉祀事為屋三楹于壇之下以備風雨其外則繞以崇垣踰時而告成迺十有二月丁酉率僚吏躬祭其上以祈嗣歲事畢裴徊喟然歎息退而述所以為壇之意以告邦之人

與來為政者使知事神之義在此而不在彼庶有以致其禱祀之實且得以傳之於無窮云

楚望記

禮諸侯望祭其境内之山川必有壇壝以為歲時祈報之所今之為郡古諸侯國也江陵據舊楚一都會其山雖去郡為遠然迤邐聯絡以屬于當陽巫峽之間有自來矣而其浸則有如蜀江波濤吐吞瀰亘千里長吏所當率民敬事弗怠而望祭之地乃或有闕始度寸金堤

之會平曠爽塏爰築二壇既高既堅繞以周牆扁曰楚望蓋取傳所謂江漢沮漳楚之望也於其成率僚屬以告惟神之靈佑此下土時其雨暘茂乃嘉生使永無水旱厲疫之憂惟吏與民各端乃心以承以引無替於厥初無使非鬼得以紊我常祀神人相保終古曷窮遂書以貽來者淳熙六年正月

道州重建濂溪周先生祠堂記

宋有天下明聖相繼承平日久元氣胥會至昭陵之世

咸矣宗工鉅儒磊落相望於是時濂溪先生實出於舂陵焉先生姓周字茂叔晚築廬山之下以濂名其溪故世稱為濂溪先生舂陵之人言曰濂溪吾鄉之里名也先生世家其間及寓於他邦而不忘其所自生故亦以是名溪而世或未知之耳惟先生仕不大顯於時其澤不得究施然世之學者考論師友淵源以孔孟之遺意復明於千載之下實自先生發其端由是推之則先生之澤其何有窮哉蓋自孔孟沒而其微言僅存於簡編

更秦火之餘漢世儒者號為窮經學古不過求於訓詁章句之間其於文義不能無時有所益然大本之不究聖賢之心鬱而不章而又有顓從事於文辭者其去古益以遠經生文士自岐為二塗及夫措之當世施於事為則又出於功利之末智力之所營若無所與於書者於是有異端者乘間而入横流於中國儒而言道德性命者不入于老則入于釋間有希世傑出之賢攘臂排之而其為說復未足以盡吾儒之指歸故不足以抑其

瀾而或反以激其勢嗟乎言學而莫適其序言治而不本於學言道德性命而流入於虛誕吾儒之學其果如是乎哉陵夷至此亦云極矣及吾先生起於遠方乃超然有所自得於其心本乎易之太極中庸之誠以極乎天地萬物之變化其教人使之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推之於治先王之禮樂刑政可舉而行如指諸掌于是河南二程先生兄弟從而得其說推明究極之廣大精微殆無餘緼學者始知夫孔孟之所以教蓋在此而

不在乎他學可以至於聖治不可以不本於學而道德性命初不外乎日用之實其於致知力行具有條理而詖淫邪遁之說皆無以自隱可謂盛矣然則先生發端之功顧不大哉舂陵之學舊有先生祠實紹興某年向侯子忞所建至於今淳熙五年趙侯汝誼以其地之狹也下車之始即議更度之為堂四楹併二程先生之像列於其中規模周密稱其尊事之實既成使來謁記某謂先生之祠凡學皆當有之豈惟舂陵特在舂陵尤所

當先者趙侯玆舉知急務矣故為之論述如此以告後之人

衡州石鼓山諸葛忠武侯祠記

自五伯功利之說興謀國者不知先王仁義之為貴而競於末塗秦遂以勢力得天下然亦遂以亡漢高帝起布衣一時豪傑翕然從之而其所以建立基本卒滅項氏者乃三老董公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之說也相傳四百餘年而曹氏簒漢諸葛忠武侯當此時間關百為左

右昭烈父子立國於蜀明討賊之義不以強弱利害二其心蓋凜凜乎三代之佐也侯之言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又曰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嗟乎誦味斯言則侯之心可見矣雖不幸功業未究中道而殞然其扶皇極正人心挽回先王仁義之風垂之萬世與日月同其光明可也夫有天地則有三綱中國之所以異於外域人類之所以別於庶物者以是故耳若汨於利害之中而忘夫天理之

正則雖有天下不能一朝居此侯所以不敢斯須而忘討賊之義盡其心力至死不悔者也方天下雲擾之初侯獨髙卧昭烈以帝室之胄三顧其廬而後起從之則夫出處之際固已有大過人者其治國立經陳紀而不為近圖其用兵正義明律而不以詭計乆其所為悉本大公曽無纎毫姑息之意類皆非後世所可及至讀其將没自表之辭則天下之物欲舉不足以動之所養者深則所發者大理固然也曽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君

侯者其所謂弘且毅者歟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若侯者所謂大丈夫非耶侯既没蜀人追思時節祭于道後主用廷臣之議立廟沔陽使得申其敬去今千有餘歲蜀漢間往往有祠奉祀不替侯之澤在人者深矣衡州石鼓山舊亦有祠按蜀志昭烈收荆州時侯以軍師中郎將駐臨烝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賦以供軍實臨烝今衡陽縣是也烝水出縣境逕石鼓山之左會于湘江則其廟食于

此固宜考昌黎韓愈及刺史將防詩碑祠之立其來遠矣宋乾道戊子之歲湖南路提舉常平范君成象始以圖志搜訪舊跡得廢宇于榛莽中乃率提點刑獄鄭君思恭知衡州趙君公邁乃徙于高明而一新之移書俾栻為記栻謂侯之名不待祠而顯而侯之心亦不待記而明然而仁賢昔時經履之地山川草木光采猶在表而出之以詔來世使見聞者竦然知所敬仰師慕當道術衰微之際其為益蓋非淺也惟栻不敏不足以推本

侯胷中所存萬一是則愧且懼焉耳

撫州重立唐魯郡顔公祠記

唐魯郡顔公在大歷中嘗爲撫州刺史宋至和二年知州事聶侯厚載始立公祠于郡之圃南豐曽公鞏爲之記而其地狹隘歳久宇且敝壞紹興十二年某之伯父滉爲守即圃之地相其高阜而徙焉北三十年復以頽廢廢之二年今趙侯曄實來考視歎息因其基而一新之以淳熙三年正月辛酉落成廟貌儼如升降俯仰不

迫不陋使來請記某惟念公之大節終始凛然足以風厲後之為人臣者其所嘗涖廟食是宜趙侯之舉知政所本當有文字登載金石惟是南豐曾公之文於公行事論述為詳學者之所誦習故某不復贅於言獨推本君臣之義而顯詩之俾時節侑饗亦庶幾公之志云其詞曰於皇大倫首曰君臣惟天所叙而敕乎人忠貴無隱義寧偷生敢有或踰忝我常經粤惟斯人林林而羣匪斯之綱孰條其棼允毅顔公千載之特是篤是明終

始無忒方在平原獨嬰賊鋒糾厥義旅孰不悅從洎登
王朝剴言歷陳治忽攸闗敢愛于音彼姦睊側三斥在
外百折彌堅之死靡悔汝州之使人諭厥指公曰君命
予奚可避凛然其辭豺狼所憚云何其行終以不返身
雖可隕義則不磨用雖不究益則已多立懦激頑于訓
于式翼彼大倫詔于罔極惟是臨川公所嘗臨君蒿悽
愴英烈猶存有嚴其宫于今幾秋圮傾蕪荒新自今侯
嗟爾君子來拜來祠瞻彼言言盍伏以思人之好德相

爾來饗豈惟思之無斁泚之擷芳于豆酌清于卮祈侑
蒸嘗聲以歌詩

永州州學周先生祠堂記

零陵守福唐陳公輝下車之明年令信民恱廼思有以
發揚前賢遺範貽詔多士它日偕通判州事贛上曾公
廸詣郡學顧謂諸生曰永雖小郡而前輩鉅公名德往
往辱居之如本朝范忠宣公范内翰公鄒侍郎公皆旣
建祠于學宫矣惟濂溪周先生嘉祐中嘗倅此州而獨

未有以表出之豈所以為重道崇德示敎之意乎於是
教授廬陵劉安世率諸生造府請就郡學殿宇之東廂
闢先生祠前通判武岡弋陽方公疇以書走九江求先
生像于先生諸孫得之陳公命零陵宰歷陽高祈董其
事而成之繪像儼然欄楯周密旣成屬某為記某以晚
生屢辭不獲敬誦所聞以廣其意先生諱敦頤字茂叔
舂陵人歷官凡六遷至通判永州用呂正獻公薦擢廣
南東路轉運使判官改提點刑獄所臨力行其志晚以

病丐分司築居廬山下有溪流其旁名之曰濂溪故世稱為濂溪先生某嘗聞程公大中倅南安先生為獄掾大中公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果知道者因與為友故明道自十五六時聞先生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伊川年十二三亦受學焉惟二程先生唱明道學論仁義忠信之實著天理時中之妙述帝王治化之原以續孟氏千載不傳之道其所以自得者雖非師友可傳而論其發端實自先生豈不懿乎先生著通書

及拙賦皆行於世而又嘗俾學者求孔顔所樂何事噫以此示人亦可謂深矣後之登斯祠者睹先生之儀容讀先生之書賦求先生之心真積力久希聖希賢必有得顔子之所樂者矣

濂溪周先生祠堂記 韶州

淳熙二年冬廣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詹君儀之以書抵某曰儀之幸得備使事念無以稱上德意始至披考故籍熙寧中濂溪先生實嘗為此官今壁之題名具存

儀之雖不敏敢不知所師慕且念宜有像設以詔後世庶幾來者感動焉廼度地于治所曲江郡城之内唐相張公故祠之東為屋三楹以奉祀事且崇其門垣大書揭之嚴其扃鑰以時啓閉十有一月告成願請記其讀其書喟然而歎曰詹君下車首為是舉可謂知所先務矣其意豈不遠哉則不敢辭而為之書按廳壁記所書先生以熙寧四年正月九日抵官下是年八月朔且移知南康軍在官僅踰半載耳考其行事其見於先生之

墓誌者曰自廣東轉運判官改提點刑獄不憚瘴毒雖荒崖絶島人迹所不至皆緩視徐按以洗寃澤物爲已任未及盡其所爲而已告病求守南康以歸而著作郎黄公庭堅作濂溪詞亦稱先生爲使者進退官吏得罪者人自以爲不寃以是二者觀之亦可以想見當時施設之大槩矣雖然凡先生之所施設皆其學之所推非苟然也其嘗攷先生之學淵源精粹實自得於其心而其妙乃在太極一圖窮二氣之所根極萬化之所行而

明主静之為本以見聖人之所以立人極而君子之所當脩為者由秦漢以來蓋未有臻於斯也故其所養内克闇然而日章雖不得大施於時而涖官所至如春風和氣隨時發見被飾萬物百世之下聞其風者猶將咨嗟興起之不暇然則即其所嘗臨之地而繪像立祠以昭示來世豈非有志於名教者所宜汲汲者乎使後之人睹先生睟然之容而攷法其行事因先生詳刑之心而究極其淵源則是祠之建其為益固有不可勝言者

矣抑嘗聞先生之論刑曰刑者民之司命情偽微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夫中正者仁之所存而明達者知之所行果斷者又勇之所施也以是詳刑本末具矣詹君之立祠為詳刑者設也故某復以此繫於終焉詹君嚴陵人嘗為御史臺主簿云十有二月丁酉記

南康軍新立濂溪祠記

淳熙五年秋詔新安朱侯熹起家為南康守越明年三

月至官慨然思所以仰稱明天子德意者首以興教善俗為務力立濂溪周先生祠于學官以河南二程先生配貽書其友人張某曰濂溪先生嘗領是邦祠像之立視他州尤不可以緩子盍為我記其意某既不克辭則以平日與徒習講者述之以復焉自秦漢以來言治者汩於五伯功利之習求道者淪於異端空虛之説而於先王發政施仁之實聖人天理人倫之教莫克推尋而講明之故言治若無預於學而求道者反不涉於事孔

孟之書僅傳而學者莫得其門而入生民不克睹乎三代之盛可勝嘆哉惟先生崛起於千載之後獨得微旨於殘編斷簡之中推本太極以及乎陰陽五行之流布人物之所以生化於是知人之為至靈而性之為至善萬理有其宗萬物循其則舉而措之則可見先生之所以為治者皆非私知之所出孔孟之意于以復明至於二程先生則又推而極之凡聖人之所以教人與學者之所以用功本末始終精析該備於是五伯功利之習

無以亂其正異端空虛之說無以申其誣求道者有其序而言治者有所本其有功於聖門而流澤於後世顧不大矣哉春秋奉嘗徧於學校禮則宜之而況此邦嘗為先生所領之地祠像久焉未設誠缺典也今朱侯下車未遑他議而首及乎此可謂得為政之本矣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朱侯之所以望於來者豈不在於斯乎雖然某又有說焉蓋自近歲以來先生之書徧天下士知尊敬講習者寖多而其間未免或失其旨妄意高

遠不由其序游談相夸不踐其實反以病夫真若是者適為吾道之罪人耳夫惟淳篤懇惻近思躬履不忽於卑下而審察乎細微是則為不負先生之訓其於孔孟之門墻庶幾乎可以循求而進也此又豈非朱侯所望於來者之意乎

三先生祠記

淳熙二年靜江守臣張某即學宫明倫堂之旁立三先生祠濂溪周先生在東序明道程先生伊川程先生在

西序繪像既嚴以六月壬子率學之士俯伏而告成退則進而諗之曰師道之不可不立也久矣良才美質何世無之而後世之人才所以不古如者以夫師道之不立故也凡所謂為士者固曰以孔孟為宗然而莫知所以自進於孔孟之門墻則亦沒世窮年伥伥然如旅人而已幸而有先覺者出得其傳於千載之下私淑諸人使學者知夫儒學之真求之有道進之有序以克於異端之歸去孔孟之世雖遠而與親炙之者固亦何以相

異獨非幸哉是則秦漢以來師道之立宜莫盛於今也而近世學者誠知所信慕者蓋鮮間有號為推尊則又或竊虛聲以自高而不克踐其實顧反以為病是則師道雖在天下而學者亦莫知其立也桂之為州僻處嶺外山拔而水清士之秀美者夫豈乏人惟見聞之未廣而勉勵之無從故某之區區首以立師道為急繼自今瞻三先生之在此祠也其各起敬起慕求其書而讀之味其言考其行講論紬繹心存而身履循之以進於孔

孟之門墻將見人才之作興與灉江爲無窮矣此其之所望也且獨不見濂溪先生之言乎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嗟乎其之所望又豈特於邦之士云哉敢記而刻諸石

瀏陽歸鴻閣龜山楊諫議畫像記

宋興百有餘年四方無虞風俗敦厚民不識干戈有儒生出於江南高談詩書自擬伊傅而實竊佛老之似濟非鞅之術舉世風動雖巨德故老有莫能燭其姦者其

時私說一行而始紛紛多事反理之評詭道之論日以
益熾邪慝相乘卒兆裔夷之侮考其所致有自來矣靖
康初龜山楊公任諫議大夫國子祭酒始推本論奏其
學術之謬請追奪王爵罷去配饗雖當時餘黨猶夥公
之說未得盡施然大統中興論議一正到如今學者知
荆舒禍本而有不屑然則公之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
以承孟氏者其功顧不大哉是宜列之學宮使韋布之
士知所尊仰而況公舊所臨流風善政之及祀事其可

缺乎瀏陽實潭之屬邑紹聖初公嘗辱為之宰歲饑發廩以賑民而部使者以催科不給罪公公之德於邑民也深矣後六十有六年建安章才邵來為政慨然念風烈咨故老葺公舊所謂飛鴻閣繪像於其上以示後學以慰邑人之思去而不忘也又六年貽書俾某記之某生晚識陋何足以窺公之藴惟公師事河南二程先生得中庸鳶飛魚躍之傳於言意之表踐履純固卓然為一世儒宗故見於行事深切著明如此敢表而出之庶

幾慕用之萬一云爾

昭州新立吏部侍郎鄒公祠堂記

故尚書吏部侍郎鄒公諱浩字至完學者稱為道鄉先生而不敢斥其名字在元符中為右正言以直諫顯聞初貶新州建中靖國之元入朝為天子從臣崇寧二年又貶昭州處昭九四歲歸没于常州其立朝大節載在史官播在天下固有不待紀述而傳者某獨嘗謂人臣不以犯顔敢諫為難而忠誠篤至之為貴士君子不以

一時名節為至而進德終身之可慕若公始所論諫蓋亦他人之所難言而考味其平生辭氣曾微一毫著見再位于朝憂國深切重斥災荒凛不少沮至於病且死語不及它獨以時事為念方其少時道學行義已有稱於世晚歲益為中外所尊仰而公不居其成講究切磋惟是之從蓋嘗從伊川程先生論學而上蔡謝公良佐龜山楊公時皆其所友也其任重道遠自强不息如此所謂忠誠篤至而進德終身者若公非邪故其樂為天

下後世誦之淳熙二年秋青江王光祖為昭州道桂問政所宜先某告以道鄉先生當有祠盍圖之則應曰諾明年春使來告成且曰郡故有公祠紹興中守臣陳廷傑所建荒蕪久矣故其地卑陋亦不足以奉蒸嘗按郡城之西北有所謂得志軒者公所嘗游歴也下臨長塘曰木𥝩廣數十畝羣山環於前其秀曰龍嶽舊為郡士張雲卿之居公實名而記之棟宇今無復存者乃即其地為屋四楹繪公像於中門廡悉具又葺茅其下俾振

氏之後人居而世守之敢請記其旣為之許而且有感
馬國家列聖相繼以納諫容直為家法人臣雖甚觸忤
亦不至於前代加以重辟間有暫貶徙者旋即復還且
又進用俾得以名節始終顧扶持公論培固邦基雖有
賴於多士之助而其長養成就實非一日皆自列聖深
仁厚澤中來也聞公之風者亦復有感於斯乎

南軒集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南軒集卷十一至十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宋鎔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録監生臣朱續曾

南軒集卷十一　　　宋　張栻　撰

記

建寧府學游胡二公祠堂記

學者博觀載籍尚論古人攷迹而有以觀其用察言而有以求其心則其相去久遠雖越宇宙猶恨其不得身親而炙之而况接吾耳目近出鄉黨而其模範典刑足以師表後學者哉建之爲州素稱多士近數十年之間

御史游公文定胡公相繼而出其模範典刑皆足以師表後學而接於其人之耳目又未有若是其近者也是以比歲以來為政而知務者繼立二公之祠于學宫其所以開示學者尚論古人先於其近者之意亦云切矣蓋隆興癸未知府事陳侯正同始祠游公於東廡之北端後六年轉運副使任侯文薦判官呙侯熚又以邦人之請命祠胡公且從游公之祠為東西室於堂上未畢而皆去又五年今轉運副使沈侯樞始因其緒而卒成

之而教授王定方遂以書來屬某為記某生晚矣雖不及二公而躬拜之然論其言行以與同志者共講之則亦區區之願也昔者竊聞之二程先生兄弟唱明道學於河南東南之士受業于門見推高弟有三人焉曰上蔡謝公龜山楊公而游公其一也伊川先生嘗稱其德器睟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絶人遠甚而楊公亦謂公心傳自到誠於中形於外儀容辭令粲然有文望而知其為成德君子也元符三年冬為監察御史旋出守郡事

業不得大施獨有中庸論孟說垂於世考其師友所稱味其話言所傳則夫造道之深流風之遠蓋有可得而推者矣至若胡公雖不及河南之門然與游公及謝楊二君子游而講於其說自得之奥在於春秋被遇明時執經入侍正大之論竦動當世所以扶三綱明大義抑邪說正人心亦可謂有功於斯文矣夫以二公之賢所立如此是豈獨建人所得私以為其鄉之先生哉今姑以其模範典刑接於耳目而論之則即夫建學而立祠

焉亦其事之宜耳自今以來凡建人之游於學與夫四方之士往來而有事於建之學者瞻二公之在此堂也必將竦然於中知所敬慕退而考其言行以泝其師友之淵源即其所至而益究夫問學之無窮則聖賢之門墻庶幾其可循而入矣然則為是祠者夫豈徒然而已哉

靜江府廳壁題名記

自秦戍五嶺漢開南粵踰嶺以南次第入中國為郡縣

桂州本屬零陵郡梁天監中始建州名已而更易離合不常唐末升為靜江軍節度然是時嶺南已分為東西兩道而西道所領實在邕管桂獨得察州十餘宋有天下四方萬里罔不臣規模法制加詳於前代景祐二年詔桂州兼廣南西路兵馬鈐轄後十七年又詔兼經畧安撫於是始得顓制一路地望隆重其後復建大都督府之號而紹興初遂以靜江易其州選帥滋不輕合一路所領郡二十有五其外則羈縻之州七十有二又其

外則諸小蕃羅殿自杞特磨白衣之屬環之又其外則交趾大理等國屬焉其地南入於海去師所治水陸幾四千餘里其所控御亦可謂雄且劇矣然其土素瘠多荒茅篁竹風氣異於北民之生理甚艱是以賦入寡少郡縣亦例以迫東而又並邊非止一面蠻夷之性不常亦子龍虵交致其恩威乃克無事故其任責常重夫以選之不輕地之雄劇而任責之常重居其官者不亦旣難矣哉蓋非特近者之察將遠者之無不燭焉非特目

前之安將長久之計其益焉而後可也然常人之情徃
徃忽於小而暗於大銳於始而怠於終晧其著而不原
於微望於人者常深而約於已者常不盡則其所以綱
紀維持於數千里之間者烏得不曠廢事哉詩不云乎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此先王之所以謹乎侯
度者也日朝廷之使使某斯帥事且將兩歲伏自念何
所稱塞而猶得待罪于此夙夜是懼暇日視廳壁舊有
刻悉書前任人名氏試攷一二則輙差誤脫畧廼俾僚

吏諸葛昕吳獵與郡之士加定訂焉蓋自開寳三年王師平嶺南以樂繼能為守至于今凡二百有七載合七十有六人書之于石而重刻之夫攷前政之名氏以詔其吏民亦後人之責也若其人之賢不肖指而問焉固不可得而掩亦足為方來者之儆也因併書置州建牧之大畧且述其所當任者而以自勵焉在嘉祐中轉運使李時中常攝帥事攝事本不當書以其政之美而人之思之也特附著其間又以見善善不忘之意云

南樓記

廣西轉運判官所治便廳之前故有樓樓官府之文書鬱而不治予每睨而病之他日過之則煥然一新矣詹侯體仁觴予於其上倚檻而觀凡四旁之嘉花美木悉獻其狀而遥岑寸碧挺然屋山之隅樓之下為堂堂之前為亭皆幽野有趣予怪而問之詹侯笑曰吾皆因其舊云耳始吾闢樓之塞而觀之則其美已具易其楣桷之腐壞者與其窓戶之隘狹者周以闌楯而吾樓成焉

又視其下居然一堂也則敞其簷桯而重飾之前有弟地去其積壤而柱之礎存焉則又因之以爲亭名吾樓曰南樓取其面勢所直也堂曰梅雪因吾治之故名也亭曰須友亭之旁植竹與梅與松吾將與之友亦且須吾友朋而共樂乎此也爲我書其扁且記之予嘆詹侯之智能因其故而損益不宿勞不重費不出户庭而得美觀是可志也予於此竊有感焉嗟乎物之通塞固有其時哉向也人所賤棄弗顧之處一旦而吾曹相與談

笈周旋於其間闢暗鬱為光明變荒穢為整治此非其時也哉通塞固有時然使其不遇詹侯則歸於廢壞而已時固存乎人哉凡物皆然豈獨是邪且詹侯方以使指按行一路一路之郡邑亦廣且夥矣政事之隳弛人情之鬱怫與夫利之所壅而病之所生蓋不一矣詹侯將次第而振其弊導其鬱通其所壅而去其所病亦若為是樓因其故而損益不勞而有條也則斯人之所遇豈不在於斯時邪抑有待於詹侯者邪予方賴侯以免

於戾其涉筆而俟也又豈特記是觀覽之間而已邪樓之成以淳熙五年三月五日提點刑獄事廖侯季能實同予來觀又十五日而予為之記詹侯嚴陵人名儀之廖侯南劒人名邁予則廣漢張某也

潭州重脩左右司理院記

獄重事也欽恤之義著於虞書其命咎繇曰明于五刑以弼五教蓋古者刑罰之設教化未嘗不存乎其中聖人之心固期于天下之無刑也孔子亦曰聽訟吾猶人

也必也使無訟乎使之至於無訟者其必有道矣周衰先王之意不傳而其法日壞故又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夫得其情矣而繼之以哀矜而勿喜則反本之思深忠厚惻怛所以涵養斯民者為如何哉嗟乎推是心也使之至於無訟可也國朝藝祖開基惻念庶獄首革歷世之弊其在諸郡者舊有子城院軍巡院開寶六年命子城院毋得收繫改軍巡為司寇始以士人為叅軍天下巨鎮得置左右兩院者几

十有六太宗朝復更司寇為司理列聖相傳卹刑之令
史不絕書雖有遭變故而基祚克鞏則祖宗所以培植
根本者有自來矣長沙在南方為一都會乾道戊子之
歲上命吴興沈侁介來為牧侁以簡重惠肅臨民深為
時詘舉羸之義節約自已用財以制未踰年而爭訟衰
庾庫實獨念左右院歲久屋敝煩蒸膠轕癘疫間作顧
謂其屬曰不幸教化之未孚民罹于犴狴或者其情之
未得而横夭之適遭豈不甚痛議更撤而一新之捐錢

肆百萬貿財于山募民為役民爭趨焉踰時而成堅久
燥實凡以時汎掃滌治之宜無不具備某謂此可以窺
侯仁恕之心矣侯屬某為記不獲辭因念治獄所以多
不得其平者蓋有數說吏與利為市固所不論而或矜
知乃以為聰明持姑息以惠姦慝上則視大官之趨向
而重輕其手下則惑胥吏之浮言而二三其心不盡其
情而一以威怵之不原其初而一以法繩之如是而不
得其平者抑多矣無是數者之患鄆罰麗於事而深存

哀矜勿喜之意其庶幾乎在上者又當端其一心勿以喜怒好惡一毫先之聽獄之成而審度其中隱於吾心竭忠愛之誠明教化之端以期無訟為本則非惟可以臻政平訟理之效而收輯人心感召和氣其於邦本所助豈淺也哉遂書之以詔來者

存齋記

太極動而二氣形二氣形而萬物化生人與物俱本乎此者也原物之始亦豈有不善者哉其善者天地之性

也而孟子道性善獨歸之人者何哉蓋人稟二氣之正而物則其繁氣也人之性善非被命受生之後而其性旋有是善也性本善而人稟天氣之正初不隅其全然者耳若物則為氣所昏而不能以自通也惟人全夫天地之性故有所主宰而為人之心所以異乎庶物者獨在於此也是以君子貴於存之存之則在此不存則孰知其極哉存之則有物不存則果何所有哉故主一無適敬之方也無適則一矣主一則敬矣存之之道曷要

於此乎誠能從事焉真積力久則有所存者將洋洋乎察于上下而不可揜功用無窮變化日生性可得而全矣吾友呂季克敏而好義以存名齋其志遠矣屬予為之記若予者葢硁硁自保之不暇而何以善於朋友然則斯記也非特以勉季克且將以自警歟

弗措齋記

金華邵元道名齋曰弗措以為朝夕講習居處之地而求予為記其請屢甚予焉能忘言也中庸論誠之之道

其目有五曰學曰問曰思曰辨曰行而五者皆責於弗措蓋聖學與天地並高明愽厚而悠久無疆也學者竭終身之力勉勉不已猶懼不及而況於若存若亡暫作復輟其何益乎弗措之義大矣雖然入德有門户得其門而入然後有進也夫子之教人循循善誘始學者問之即有用力之地而至於成德亦不外是今欲求所持循而施吾弗措之功其可不深考之於夫子之遺經乎試舉一端而論夫子之言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

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嗟乎是數言者視之若易而為之甚難驗之不遠而測之愈深聖人之言化工也學者如果有志盍亦於所謂入孝出弟所謂謹而信所謂汎愛親仁者學之而弗措乎學然後知不足其間精微曲折未易盡也其亦問之而弗措乎思之未至終不為已物盍亦思之而弗措乎思之而有疑盍亦辨之而弗措乎思而得辨而明又盍行之而弗措乎是五者蓋同體以相成相資而互相發也真積力久所

見益深所履益固而所以弗措者益有不可以已高明博厚端可馴而至矣噫學不躐等也譬諸燕人適越其道里之所從城郭之所經山川之阻脩風雨之晦冥必一一實履焉中道無畫然後越可幾也若坐環堵之室而望越之渺茫車不發軔而欲乘雲駕風以遂抵越有是理哉且夫為孝必自冬溫夏清昏定晨省始為弟必自徐行後長者始故善言學者必以灑掃應對進退為先焉惟夫弗措之為貴也吾子毋忽於予言誠能服夫

子之教而用力焉則希音至味吾子將自得於心矣

擴齋記

武夷胡廣仲扁其齋曰擴其友張某敢起古義以告曰太極混淪生化之根闔闢二氣樞紐羣動惟物由乎其間而莫之知惟人則能知之矣人之所以能知者以其為天地之心太極之動發見周流備乎已也然則心體不既廣大矣乎道義完具事事物物無不該無不徧者也而人顧乃局於血氣之內而自小之雖曰自小之而

其廣大之體本自若是以貴夫能擴也然而知之之端不發則擴之之功亦無自而施故孟子謂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夫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一萌於中亦知其所以然乎知其所以然則良心見矣此所謂若火之始燃泉之始達擴者擴乎此者也擴之之道其惟窮理而居敬乎理明則有以精其知敬立則有以宅其知從事於斯涵泳不舍則其胷中將益開裕和樂而所得日新矣故充無欲害人之心而至於仁不可勝用

充無穿窬之心而至於義不可勝用仁義之不可勝用豈自外來乎擴而至於如天地變化草木蕃亦吾心體之本然者也故擴者生道也恕之功也仁之方也學者所以未盡其心者也今廣仲將體夫知之之端以致其擴之之力其進也孰禦焉雖然世固有不樂狹陋而求以自擴者不流於放肆則將窮大而失其所居蓋彼不知其有本也吾所謂擴者天理之素而彼所謂擴者人欲之為也學者又不可以不辯

南軒集卷十一